敬孚類藁

序一

辛酉春余交桐城方存之於汴存之爲余言曰桐城自癸丑後再復再陷一時文章氣節經濟之士或死王事或避他鄉風流盡矣獨遺東鄉東鄉一再被兵獨遺蕭敬孚里敬孚環水爲居宛若秋水蒹葭閒年少而文高學博而識遠桐城後起之英無不推敬孚者余慨然慕其爲人又曰桐城之學始於何省齋文盛於方望溪二百年來其緒不絕余友戴存莊因徐公樗亭纂桐舊集輯桐城文錄求卒業託之余余客山左時復託之敬孚敬孚之學之識不負余託也余益慕其爲人又以爲天生敬孚於福地俾彙輯舊聞網羅散失蓄其德以待用必樂而不出而余衰朽值道梗不能作太史公遊無緣與敬孚遇則又以爲恨惟存之時時爲余言出示敬孚書余因益知敬孚存之間亦道

余文於敬孚不識敬孚之於余何如也今夏友人孫宇農過余寓齋曰讀敬孚至矣出敬孚文一編讀之歎存之之言信然又以病軀未能造訪爲恨後數月敬孚偕宇農過余復出一編乃得盡讀敬孚文而益信存之之言不虛也因以余文質諸敬孚敬孚不以爲謬推許且過當贈以言余滋愧矣自惟朽拙碌碌無所表見今老矣避地梁園得交宇農數君子又以空虛無用之言得交存之存之別余遊武昌不及一晤再晤將難卜且自分與敬孚斷無相見理而今又得交敬孚夫豈偶哉敬孚之來也不及見存之竟所合顧傾倒余余愧無益於敬孚敬孚今將南歸假道宛南過新樊泛漢江訪存之於武昌余獲於友人處得存之書誤存之遊武昌多友天下文章氣節經濟之士敬孚至必獲與諸君友其識將益遠而學將由博而約矣歸而益大

畜其德以不負天所付託之意樂而不出以待用於世可也豈僅一邑之文獻是賴乎哉同治元年歲次壬戌閏八月二日太康李濬序

序二

余與敬孚相見之日甚淺而交甚深去歲之冬仁和高仲瀛邀余游上海閒有桐城蕭敬孚者亦在此閒能爲詩古文詞意必跅弛之名士也越日往訪之敬孚旋亦過余溫溫儒者語和而氣下余兩人旣甚重之而敬孚亦甚重余兩人每至談論竟日或丙夜不去所言皆經史大義閒或商搉文字評議人才儻僕熱腸於旁跔跰之聲相和相與撫掌大笑他日館人語余曰環黃浦十數里妖冶女奇技淫聲來遊之者往往顛倒耳目安所得儵然塵埃之外如君輩也及余兩人之歸敬孚送之江岸

惆悵爲別舟行超忽驚濤駭浪中彷彿見敬孚猶佇立也今歲余復遊海上敬孚尙在此間相見加親厚爲並出所爲詩古文詞屬余審定余於東南文學之士多半交識大都放言高視縱恣不羈可與言文學或不可與言性情或與言性情或不可與言品行如仲瀛敬孚文學性情品行粹然無可訾議蓋千百之一二也其諸古之良友也歟然敬孚明歲猶在此間余與仲瀛將赴禮部試別離之日旣多而余又將浩然西征經太行出潼關望終南渡黃河短衣匹馬馳逐於酒泉張掖之間堅冰積雪天地寂寥懷念朋儕必有仲瀛敬孚在我意中而仲瀛敬孚登高望遠又必愀恰不怡想望故人顏色於七千里之外不知何日合幷論文講道如此兩年事也因爲文以視敬孚並持歸杭州視仲瀛問以何言贈我同治癸酉冬十二月朔日弟烏程施

補蘿書於吳江蘆墟舟中

序三

居深山中倡樹石發篋讀書三十年貌玉色氣充然探橡栗爲糗纖野葛爲裳人有問道者曰吾布衣可以動人主挾筴可以致太平及一旦綴胡班試授有司之事則放紛不可爬梳扞格而不能相通其黠者盡捐故業別求所以諧世適俗之術乃獲平進然嚮所挾持之道非邪後世臣事君賤事貴與夫造士使民察弊吏課皆不以三代兩漢之道故也然則士之名存而實亡也久矣蕭望之上書言事時抱關疏布之士耳而中宗識其姓名稱曰此東海蕭生邪人主能貴士而士知自重其精誠相感何神也然漢宣居民間久聞望之名固宜若我 朝仁廟獎士氣厚風俗親策鴻博識三布衣姓名而擢之翰林領

史職

高宗巡幸江浙以布衣召試致通顯充四庫纂修者相望也而其時四夷來庭海內亦得晏然無事何其盛歟予以丙子秋識敬孚海上蓋桐城之魁士也誦習長者之遺聞也久經傳義指熟洽於中久困場屋棄舉游諸侯閒以治生遇猝矣而好古汲汲不懈爲姊昨蛩然訪友走京師與相見溫溫無鄙言青嶔旅棧留數日蕭然負古書一囊別去揚子雲有言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賤而拘吾始以其言爲信然道喪於世而寓於士士豈有所待而後貴哉有待而貴則失其眞貴矣君其歸卜居於龍眠浮渡之閒服習先王之遺籍求天人之故察古今之變而有高山後有廣川塡塡獨立游於萬物之表吾固以揚子之言爲不然也甲申六月桐廬袁昶敘

敬孚類稿目

卷一　　桐城蕭穆敬孚

論

說

卷二
書序

贈序

壽序

卷三

書後

跋　四庫全書總目韻編

卷七

跋

卷八
書記

讀

卷九

書記

卷十

卷十二

傳 附事略哀辭 近人

卷十三

傳附事略

卷十四

記纂金

卷十五

雜記

蘇州龍壽山房覲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記

卷十六

雜記

敬孚類稿卷一

論　說　解　　桐城蕭穆敬孚

泰伯論

聖人之心如日月經天故其所行皆順乎天理之自然而無自用私智之見然亦有瑰意琦行令人不可端倪此非聖人復起不足以祛累代之惑其以己意測者多不能當於人心之公今起而强論之未免牴牾前賢且不能必聖人之心之果在於是然苟度當日之勢與義之所存理之所有則亦未為不可也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朱子謂太王之時商道寖衰周日强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以此定泰伯之至德愚竊以為溥觀

太王淺視泰伯且未明當日之勢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太王之世商道雖不如盤時之盛其猶未有可翦之道也至文王時三分有二武王伐紂實順天應人然其先東觀兵於盟津八百諸侯皆請伐紂尙以為未知天命還師猶於紂稱臣太王之時小乙武丁之為君不若紂之昏庸小乙武丁之逃臣民非若紂之酷烈而必謂太王有翦商之志於義何當舍長立少後世偏愛之君暗於大義如晉獻齊景所為者也鄭武姜愛其叔段欲立之請於武公武公弗許豈太王之智反與晉獻齊景先後一轍而乃出鄭武公之下乎雖見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如泰伯無子聽其後禪位於季歷以及文王亦如商人之兄終弟及可耳不應先存此偏頗之私令泰伯知之以啟其與仲雍相逃也且泰伯誠以天下讓商則孰若姑從太王

之志使之傳位於己終其身臣服於商亦如文王之有天下而不取此之謂讓商可耳不從太王之志而逃於荊蠻是使太王傳位於季歷與文王以成翦商之志也安見其爲讓商哉然則詩人所謂太王實始翦商者何也曰此亦說詩之過也詩之本意蓋言商道漸衰周德日盛周之王業創自太王後人追遡之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夫使太王果有其志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則太王無父子之恩而其志未免偏私泰伯儻因此而逃則泰伯反陷厥考於不仁而倫常因之乖舛然而太王既無翦商之志亦無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之心則泰伯之逃無與於太王並無與於季歷與文王何以言讓何以言至德吾意其時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王之鍾愛異於諸孫未始非天理人情之事而泰伯早知天命之有在故與仲雍假採藥而行太王乃

不得已傳位於季歷以及文王而當日皆未及料泰伯之讓或如此然此非至德亦未易臻是也且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則是三讓之實當時即未傳矣而鄭元王充必舉三讓以實之何其鑿乎然則泰伯之事後之人亦度其當日之勢與義之所存理之所有而可也鄭康成謂太王有疾泰伯適吳越採藥太王薨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王充孤吳越之春秋之言又謂太王薨泰伯還王季再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朱子不取鄭王之說其識自卓今案之集注似亦未當於人心之公始以管窺之見俟之深於經術者

劉悌堂先生評云翦商二字見於魯頌朱子集傳但言太王自幽居岐於是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獨於論語下一志字是已與詩傳不合左傳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杜注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亦不知其父命何事傳聞異詞實難遽信以

理論之庶幾有當而文筆亦清折銛利足使障翳一空又曰讓商讓周已成聚訟漢孔氏必舉三讓而貫之則鑿矣論衡引吳越春秋事或有之而非孔子所以論泰伯也竊思周家積功累仁至武王克商歷敘三后之德周公制禮樂舉行追王上祀之典至於郊祀后稷宗祀文王而生民之詩源及姜嫄所爲報本追遠及於無窮者至矣惟皇矣詩中僅稱泰伯二字其文特以王季之因心則友爲緣起之詞耳未嘗及泰伯之德也孔子思周德之盛而穆然有感焉豈不謂文王之三分有二武王之大定永清是天下也固泰伯所讓之天下也雖當其先爲商之天下泰伯之讓亦第讓國而已而自後世觀之則泰伯之讓國固即以天下讓也古人禮成於三凡三揖三讓言於禮經者非一泰伯之先意承志上令太王無

舍長立愛之嫌下以全王季則友其兄之美並不令天下後世知己有弟兄讓國之行是其一往深情德盛禮恭渾然無迹眞有無窮無盡之心者非徒一再讓之而遂已故曰三以天下讓也故曰至德故曰民無德而稱也向非孔子雖周公且無從而稱之何況民乎

漢高帝論書蘇明允權書後

高帝病呂后問帝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帝謂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其後呂后崩產祿等爲亂賴大臣共誅之周勃親握天子璽授之文帝卒安劉氏蘇明允以爲漢高帝明於大而暗於小其以太尉屬周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以予觀之諸呂之誅其功無與於勃而勃之力亦未能誅諸呂呂氏之禍高帝固未嘗知也方

呂后專政欲王諸呂訪於大臣陳平知勢不能遏乃僞聽之諸呂擅權欲危劉氏陳平患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幸陸賈爲之計始與絳侯深相結而朱虛侯又爲耕田之歌以諷呂后斬亡酒一人威振呂氏呂氏謀益壞劉氏益强其誰爲之也洎呂后崩產祿等居長安聚兵欲爲亂齊哀王舉兵而西諸呂以灌嬰爲大將軍往擊而嬰乃屯兵滎陽使使諭哀王及諸侯與連和乃誅諸呂當陳平聽辟彊之邪謀以北軍屬呂祿太尉不得入焉雖使人劫酈商令其子紿呂祿乃得入據北軍不得謂非勃之力而要之陸賈不畫平勃交歡之計朱虛侯不陰使人告齊王令發兵西已與東牟侯爲內應灌嬰不屯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豈眞一周勃所能成功以不負帝之令爲太尉者哉然則彼平勃者固所謂因人成事而呂氏之禍亦高帝當日所

未及料也或曰子之言固然然當是時劉氏安矣高帝乃曰安劉氏者必勃何與曰高帝晚節猜疑之心愈甚見當時定天下諸臣多蓄不軌獨以勃爲椎魯少文木彊敦厚以弱子付之曰後必撫覬覦之志所謂安劉氏者此耳當高帝之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周昌庭爭之洎以如意爲趙王帝憂萬歲之後不能全也心不樂悲歌趙堯爲帝畫計以周昌爲相帝崩呂后卒使使召而酖之然帝非明於知勃而暗於知昌也亦以昌堅忍伉直呂后及太子大臣素嚴憚之而已亦非昌之負帝而勃之不負帝也亦以所遇之時所處之地有幸有不幸而已而要之皆非帝當日所及料也蘇氏又以爲呂氏既不可去故斬樊噲側其黨以損其權是又不然噲爲帝之故人親且貴方帝使之擊燕一聞讒於呂氏之言命平勃即軍中以斬者亦帝病甚

一時之忿怒耳故陳平知非帝本意後必有悔甯因而致之以待其自釋也吾意噲尚不死於惠帝之六年見呂氏作亂亦必能助絳灌之屬以誅諸呂何者噲雖發迹屠狗猶請大義方帝之入咸陽意欲留居噲乃極諫還霸上及帝病臥禁中詔無得入羣臣噲獨排闥直入爲上流涕諫以趙高之事皆忠君愛國之心其始終爲帝者至矣顧謂其婦舉動非尋常女子遂以誣噲乎且帝誠知後有呂氏之禍斬噲以損其權孰若卽其生之時並產祿等誅之而乃以一弱子付之木彊之人計日後之必能濟大事乎卽帝不欲自誅俟其死後假手於諸大臣亦惟曰周勃可令爲太尉耳乃以安劉氏者必勃明言於呂后乎夫高帝之挾數用術揣摩天下之大勢誠不若張良陳平諸人微張良陳平天下誠不能以歸漢然而三代之業非一士之智也矧

開創之君奮迹於干戈擾攘如高帝乎夫帝以太尉屬勃亦以勃他日無覬覦之心令斬樊噲於軍中亦一時之忿怒耳必謂料其日後有呂氏之禍諸大臣之巧於誅滅天下之不動搖依然有泰山之安豈理也哉吾故曰呂氏之禍高帝固未嘗知彼平勃者實亦因人而成事也

周公不作易爻說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易注解傳述人有曰宓犧氏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是為十翼陸氏之說如此自唐以來儒者宗其說無異議矣以予觀之其論宓犧文王孔子所作易皆原本易之繫辭及漢代馬班諸儒之說確不可易其說周公作爻辭則予未之敢信何以明之太史公報任少卿

書有曰文王拘而演周易其爲日者列傳述司馬季主語賈誼宋忠有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揚子雲曰宓犧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彖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氏漢書藝文志序曰宓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云云三聖韋昭曰伏羲文王孔子三古孟康曰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又三國志管輅傳有曰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云云諸家皆精通易理者也其說如此皆無一及周公即孔子繫辭累及庖羲文王亦未嘗一及周公予固知爻辭皆爲文王作而周公固未嘗作易也陸氏述宓犧文王孔子三聖作易

皆遠有根據惟周公作易自孔子暨漢魏諸家無一道及後之君子從漢魏以前諸家之說而舍唐人之說可也或曰子歷引諸家之說信矣而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則又似以周易專為周公之書而於文王無與焉何也曰杜氏預注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云云似杜氏以易象屬之文王魯春秋屬之周公抑或統文王周公言之然韓宣子只云周公並未及文王杜氏不過以易象春秋萬非周公一人之典制故補出文王以明之愚則以韓宣子所云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當是統周家歷代聖王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而言之而韓宣子所觀魯太史氏之書亦當不僅易象魯春秋意周禮儀禮等書必皆在

其中所以有周禮盡在魯矣之歎左氏紀此不過約而言之不然則是周家積累十五王均不足道而周之所以成此王業特爲周公一人之力此萬無可通之理也吾國歷舉先儒說易知其必遠有淵源而韓宣子所云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統周之先王先公而約言之可無疑義也

漢文帝詔朝錯往伏生受尚書說

史記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漢書因史記之文蓋當時事實如此乃顏師古注漢書復取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自

是說出後儒莫不尊信之且以爲能補史氏之缺略矣夫言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猶可說也至云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則迂謬不切當日情事矣濟南與潁川相距不甚懸遠以今時而論言語亦大抵相同卽古今不可强同而古人讀書必先識字伏生旣以尙書傳女則其女必具聰明睿智之資可知矣女旣具聰明睿智之資其先豈不教之識字耶且漢時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爲吏如此傳經可知卽云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不盡知伏女豈不能書以示之乎萬一伏女卽不能書其家內外豈無一識字之人使代解伏女之言爲書以明之乎矧謂錯奉天子之詔至濟南受經何等鄭重所不知者十之二三卽不深求而猥以其意屬讀罔上溺職牴牾聖經欺誤後學得罪名

教莫此之甚有是理乎案其情事無一而可後人必信以爲眞陋矣史又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以下兼采漢書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張生爲博士寬以文學應郡舉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云云是漢定伏生求其書尚有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閒而其書已有傳寫之本其受業之人及其孫多相傳述源遠流長在孝文之世尤以爲盛而史云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又何謂也今細考此傳前後本不甚分明不免自相矛盾由前言之文帝以天下無能治尚書者特詔鼂錯往伏生傳受更無伏女傳言之事由後言之伏生於漢初已以尚書傳教齊魯諸生山東大師皆涉尚書

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兒寬及其孫多在孝文之世不得云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亦不待詔朝錯就伏生往受也然史記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子長生當其時年代甚近自必確鑿可信意其時文帝以伏生尚在諸儒及其孫所治所言弗能明定慮有差譌不足深據特詔朝錯親就伏生而受之以昭核實此正文帝尊崇經術之至意也要之伏生即老不能正言朝錯亦必得濟南諸生及伏生之孫爲之佐證傳寫以明之伏生即有女通經亦不待此女傳言即伏生以諸儒及其孫均不如其女特使其女傳言朝錯所不知者十二三斷不能不請此女傳寫以明之而猥略以其意屬讀草草塞責以孤負文帝尊崇經術之至意也要之史漢所紀前後雖不甚分明大恉無差可以意會自可傳言若顏師古引衛宏之謬說存而不論可也

禹貢三江說

前人之論地理言人人殊不能劃一者莫過於禹貢之三江蓋由於此三江特爲震澤厎定而發明皆在震澤數百里左右之近班氏地理志既已明注之於前郭景純又復申明之於後後人推求古人著書之義參之以今世地理水道之形勢古今容有異同神而明之可也班氏地理志會稽郡吳縣之注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之注曰北江在北東入海又丹陽郡石城之注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蕪湖之注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明以中江北江南江爲三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蓋景純之所謂岷江卽班志之北江所謂松江卽班志之南江所謂浙江卽班志石城之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不在三江之數而班

志之所謂中江者今故道已湮不可考耳又班志丹陽石城之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文太寥闊無當致起後人之疑不知此餘姚乃餘杭之誤賴有酈道元水經注以證之明乎班志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杭入海則所云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者確爲有據矣過郡二者即會稽丹陽也行千二百里者石城距餘杭以漢時道里較今稍小者言之亦約略相合也惟水經云江水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此餘姚亦爲餘杭之誤賴有酈氏注引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江南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觀此引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又歷臨平浦陽餘暨秦望等處乃至

餘姚則班志石城之注江東至餘姚入海餘姚之確爲餘杭益明矣而酈注有今江南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則班志石城之注即景純之所謂浙江也惟班志石城之注所云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細述此二郡千二百里之故道今但以水經酈注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江南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可以知班志石城下之注江水入浙故道大略耳惟酈注所云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亦爲得實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此則誤會山海經之文是又當以班志丹陽郡黝注及許氏說文解字之漸字證明之班志黝注云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許氏說文解字江字下注云水出

蜀湔氐徼外崏山入海㲰下注云江別流也浙下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此皆與班志之石城注及郭氏所云三江之浙江遙遙相暎明乎浙爲岷江之南江也又漸字下逾四十三水爲漸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明乎此漸水別爲一水與浙江無涉也又水經云漸水出三天子都亦與班志說文解字合而郭氏誤引山海經漸江謂之浙江之誤文往往以漸浙二江合而爲一則大謬矣但此漸江實由徽港歷建德桐廬經富陽乃會於浙江而入海班志及許氏說文解字均未敘明只云出黟南蠻中東入海故後人益疑爲漸江即浙江耳因述三江而附論之

鄘風柏舟說

昔歸氏有光著貞女論以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且有終身

不改適者爲非禮蓋彼以經所未載直憑臆說斷以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歷引禮文以遷就己意其說可謂辯矣夫古聖人原不責人以難行之事然苟有冒難行者行於舉世所不能行之時聖人亦未嘗不深許之也余嘗讀鄘風柏舟之篇反覆其辭知共姜實爲貞女聖人編詩以此冠鄘風之首未嘗無深意存乎其閒也蓋共伯爲衛僖侯之世子共姜乃齊武公之女序曰共姜自誓衛世子共伯早卒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朱子作詩集傳宗其說皆得詩之本義獨未揭明共姜爲貞女耳今就本詩涵泳之髧彼兩髦之義實古幼學之稱童子之飾齊風甫田之詩曰總角丱兮毛傳云總角爲聚兩髦是也共伯以總角稚明乎未娶也共姜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明乎共姜尚在母家

共伯以總角死計共姜之年時亦必與之上下父母憐其幼而欲嫁之亦人事之所必有者也曰髧彼兩髦乃想像之詞實爲我儀實爲我特云者明已雖未適衞成婚姻之禮父母先已許字之已亦以心許之而夫婦之名分已先定之矣曰之死矢靡他之死矢靡慝反覆譬曉守義之志已堅定不撓正以感悟父母欲諒其志也共伯之死謚共姜從共伯之謚亦曰共禮婦人從夫爲謚也吾意共姜之母始欲嫁之及共姜以死自誓其母亦必感悟而聽之共姜從夫之謚曰恭後亦必適衞守義以死乃從共伯之謚耳然則後世女未嫁而夫死或終身不改適守義以死或卽至夫家從夫死正合於禮之文禮之實而爲聖人之所深許明矣彼歸氏號爲深於禮經獨未察於此詩之義慮引禮文遷就已說特率後世敗傷名教之端是豈有當於聖人

經恉識

序言父母欲奪而嫁之詩只言母陸氏佃曰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只呂氏大臨曰盡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力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案史記衛侯立四十二年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云云考齊武公立二十六年以宣王三年卒釐侯以宣王十五年卒共姜曰母也天只蓋齊武公卒已久矣然史記載共伯弟和襲殺共伯之事最不足信呂氏祖謙辨之詳矣總之共伯之卒大約在齊武公之後而陸氏呂氏之說亦皆可通以情事測之可也

管氏有三歸說

余幼讀論語管氏有三歸朱注臺名事見說苑即疑三歸爲臺何關不儉之旨意說苑必有所謂以此書一時無由得觀默識於心而已稍長讀何晏論語集解戰國策韓非子晏子春秋史漢諸書有載三歸之事者詳其文義均無有作臺名者東周國策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出先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又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又外篇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

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尊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史記禮書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又公孫弘傳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貨殖傳曰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漢書禮樂志曰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又地理志曰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稱彌侈包咸注論語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顏師古注漢書禮樂志地理志及公孫弘傳與包氏同今考諸書所載實皆指取三姓之女言之然余終疑說苑所載或别有他據故朱子有取也洎得此書善說篇讀之有曰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乃知其說即本國策記周文君事盖因子罕

管仲同掩君過連類不察遂以三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為臺名不知彼文分明以子罕釋相為司空承宋君為臺說管仲故為三歸之家承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說也今由孔子官事不攝之言推之而知國策及晏子所載意在掩君之過尚非事實以仲之才設輕重以富國侈擬於君其家事亦必殷煩內外文自有別官事不攝治外事也三歸之取治內事也外事既各有專司而內之飲食起居聲色之娛亦紈綺繡純麗之織自非羣女之力不能儼辦再由韓非子晏子春秋之說推之無論管仲三歸之家為桓公所賜與否其取三姓之女亦必各有一家分為三處而三處亦必各有家臣官事可相攝而不攝焉其豪侈過度可想見矣公羊傳亦曰婦人以眾多為侈孔子所云三歸意不外此而朱子之取說苑未及加察之過也然此諸書朱

子非必未見意其先見說苑未詳其誤會國策之文故一以說苑爲據後見諸家之說概以爲新奇之論而置之歟不知桓公之過在女閭而管仲築臺以掩之類耶否耶後來王氏應麟有云惟正已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蓋已知朱子之據說苑爲誤中之誤矣

淮泗入江說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趙岐卿無注至朱子注云據禹貢及今水惟漢水入江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近世新化鄒君漢勛特著此說有云汝漢淮泗同注於江之言也子輿氏有之墨翟氏有之呂不韋氏有之以爲記者之誤也則不宜三氏同誤其說旣美矣至其所惑十載於斯後乃恍然則曰汝者非天息之汝淮者非桐柏之淮

泗者非陪尾之泗皆注江之水也彼三水者與此同名者也所謂汝者漢地理志豫章郡有臨汝縣臨汝云者邑臨汝水之上今南昌有汝水即盱江也西北流入湖漢則所謂汝者乃湖漢也淮者地理志引桑欽之言曰淮水北入江今江南之青弋江合桐水注丹陽湖又自丹陽北入江過今地數郡即所謂淮也泗者海內經有之泗出吳過胡陵東南入東海漢廬江郡胡陵邑南有白湖即巢湖巢湖有四原西曰肥水東拈阜河三叉河柘皋河皆注巢湖又自巢湖入江此則所謂泗也鄒君此說乍觀之可謂新奇直祛向來之惑矣其實謬之尤謬也蓋孟子恩子呂不韋之書皆舉禹貢所有及所未載天下之大川言之孟子恩子之所謂汝者實天息之汝淮者實桐柏之淮泗者實陪尾之泗也孟子此節趙氏無注蓋當時目驗其水道實如孟子

之說不煩爲之注也若如鄒君所指三水言之趙氏及朱子豈不思慮及此必皆大注特注曰所謂汝者淮者泗者非天息之汝桐柏之淮陪尾之泗也乃某地之汝某地之淮某地之泗一如鄒君之所指也不待闕文存疑以至於今乃有鄒君具此特識拈出此三不甚著名之水而袪累代之惑矣蓋大禹治水之績禹貢特舉其大者言之至其晚年東南治水之功皆禹貢所不及載導淮自桐柏東匯於泗沂東入於海及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其初治水之績如是也禹貢已明著之也暨天下大川既定復施疏通各水總匯之功以通貢由江至海由海達淮海道紆遠維艱復以汝泗入淮開通道路導淮通江此則禹貢所不及著也何言之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蓋大禹導淮通江至春秋之時此道不免淤塞吳城邗而溝通之乃因大

禹之故道而疏通之也不然豈有前此大禹所未能通之道而吳之城邗日淺反不費多時之力而溝通之是其智識功力高出大禹之上矣有是理耶孟子墨子之時不過百數十年豈不知吳城邗有溝通江淮之事而不舉吳而言禹者以此功實出之大禹不過年久稍塞吳特稍加疏通之力云爾然自吳溝通之後歷漢晉至唐江淮均尚相通直至唐末五代之時則禹之故道乃湮一如北宋至今日之形勢矣何以言之郭璞江賦曰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李善即援孟子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之注此漢晉唐初江淮尚通之確證也又李文公來南錄有云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栖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此中唐

江淮相通之實證也又沈括夢溪筆談有云唐李翺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至於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當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甯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沈括之書如此以此益見李文公來南之時江淮尚通至宋熙甯中遣使驗之故道宛然則江淮至湮塞不通者確在唐末五代之時矣孟子之書據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及郭璞江賦李善之注李文公來南錄沈括夢溪筆談均確有根據實證不煩再引墨子呂覽之文且此諸書均非僻書祕本朱子注中庸夫政也者蒲蘆也曾引沈括之說此亦在夢溪筆談之中不知朱子讀此書於此等記載之大何獨忘之然朱子注孟子之書猶曰記者之誤至顧亭林先生直云孟子之誤矣豈此請

書概未之見耶

鄒君漢勛所引墨子呂覽惟墨子有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於越南夷之民似與孟子相合而呂覽特泛言之不足引用且孟子之書已確無煩更引此兩書也

孟子夏諺兩節解

此諺乃夏之衰時賢人君子憫時嫉俗時君不惜民命專爲一己之樂而作前半追想先王之時勤政愛民深被其澤所以民咸望其王之出遊也至後半今也不然以下十句言今時之王全與前王相反民不堪命一遊一豫無非流連荒亡爲諸侯憂之事所以確知爲夏諺者緊接上文亦用韻語以配之至從流以下十句乃晏子對景公解夏諺流連荒亡四字之義與上文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此亦晏子先引前人成語已乃徐解巡狩述職之義相同旣申明流連荒亡四字之義乃正言之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此先王即指景公所述之先王也結之曰惟君所行也言君能無流連荒亡之行乃可以比於先王之遊觀矣自朱子以今也不然以下全屬之晏子之言失之遠矣豈臣子對君之辭亦仿諺語用韻自言之且自解之者耶蓋前解巡狩述職之說亦是先引前人成說非己率爾造出也

楚辭招魂解

招魂一篇自王逸以爲宋玉作云宋玉招屈原之魂後來昭明文選及宋人洪興祖朱文公皆仍之譌傳至今莫不以爲宋玉招其師屈子之魂矣而太史公史記屈原傳後贊語有云余讀

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則此篇實爲屈原之作太史公雖不言招誰氏之魂既云悲其志則此篇作於楚懷王入秦既歿之後屈原哀君惑於偏聽輕入虎狼之國幽羈而死悲憤無聊特爲此篇望其魂歸故國細玩通篇用意倘有根據若如宋玉招屈原之魂首尾似可强通中篇所述故國佳麗聲色之娛飲食多珍之美豈屈原生平有此嗜好抑豈弟子招師之魂之道乎惟屈原招懷王之魂深望魂歸故國之樂極言不但虎狼之國不可久居即天地上下四方妖孽鬼怪寒燠適恆可驚可駭無一不爲險惡之境篇中內外形容立言雖不免於過當將無作有指虛爲實至男女雜坐等句荒淫猥褻有乖臣下告君之體即朱子所云原之爲人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蕩怪神

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特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純儒莊士或羞稱之是也但朱子此序只就楚辭大致言之至招魂一篇尙沿王氏昭明洪氏之誤葢於此篇全不能解不敢妄釋尙得前人闕疑之意特其所評移於招魂中間一大段頗爲深切著明也但此篇入首一段主屈原招懷王之魂宋玉招屈子之魂兩說似皆可通若主宋玉招屈子之魂則入首朕字當屬之屈原若主屈子招懷王之魂則朕字當屬之懷王非若離騷入首之朕字乃原之自謂也雖然此篇主宋玉招屈原之魂譬如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主屈原招懷王之魂如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今旣主屈原招懷王之魂則此朕字卽指懷王言之矣屈子託言懷王本生有自來幼具廉潔服義未沬

但主此盛德無人輔佐不免牽於流俗漸與本性相違所以然者皆在高位之臣不能考校君之盛德引君當道此上字乃屈原指楚國在上位之人如上官大夫之屬是也以致懷王胸無主宰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輕入虎狼之秦殞身不反節下文長離殃而愁苦是也然幸爲上帝知之特爲哀憐告巫陽欲爲輔之舊解巫爲女巫何義門先生校三巫字皆爲筮字之譌是也蓋陽者乃筮者之名帝云有人在下將欲輔之汝可筮其魂之所在也筮陽對曰此乃掌夢之官所司之事上帝雖有此命然實難從不如直招之之爲速也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何絕前人均以謝之屬上句不能復用巫陽焉爲一句而王懷祖先生又以不能復用爲句巫陽焉乃下招六字爲一句皆非是但謝之舊本有作之謝若作之謝則當以恐後之爲句謝

不能復爲一句若作謝之則直以恐後謝之不能復爲一句後之者遲之也謝者言魂魄徂謝不能復還也筮陽之意若待筮之但恐失時魂已徂謝而不能復還也用筮陽爲言帝於是用筮陽招之之說爲但此句不明出招字直至下文乃下招曰以省重複倍見精采然前人頗有以用筮陽爲以上一段疑有脫譌字句其說近是今即就原文略正前人句讀之誤何爲文從字順其大意不過如是也自此以下造語形容陸離光怪令讀之者心移目眩辭旨極爲泛濫造語極爲奇怪荒誕熒惑視聽無非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者也再讀亂曰一結忽及楚王遊獵之事初頗不解細玩之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乃知頃襄王放屈子於江南之時在於春初下文只言所經之地之風景也青驪以下十多句正隱寓頃襄王不念

先王入秦之辱臥心嘗膽整頓家國而務爲遊獵之娛既又規之曰朱明承夜時不可淹皋蘭被逕斯路方漸言春水方生不可再進以致迷途當早爲歸國計也而頃襄王只知行樂無父無君輕弃宗臣不能立國意在言外矣湛湛江水一句承上起下言已自此與頃襄王遠離入江南所遷之地目極千里雖大地陽春草木崢嶸人皆暢悅而已撫景思情無非傷心可哀之境無限悲感不能一一說出其心良苦其志可悲是也